



第 一 章

火星繞過榛樹叢的邊緣，停下來嗅聞空氣中的氣味。即將滿月了，他知道他正處在與影族交界的河流附近。他依稀聽到潺潺的流水聲，聞到影族的氣味記號。

這隻有著火焰一般毛色的公貓輕輕地發出一陣心滿意足的咕嚕聲，從他擔任雷族族長以來已經過了三個季節，感覺自己似乎對領土裡的每一棵樹、每一株灌木叢以及老鼠和田鼠留下的小徑都很熟悉。自從發生那場可怕的戰役，和森林部族合力趕走血族和那殘忍的族長鞭子以來，這裡已經平靜了好一陣子，漫長的新葉季和綠葉季為他們帶來許多獵物。

但火星知道在這平靜的夜晚潛藏著攻擊者的威脅，他得全神貫注、提高警覺。他聞到了老鼠和兔子的氣味、綠樹和青草的氣息，還有從遠處轟雷路傳來的淡淡臭味。這裡卻還有另一種他無法辨認的東西。

他抬起頭，吸入微風中的氣味，一瞬間，

一株蕨叢猛烈搖動，一個黑色身影從捲曲的羊齒叢中躍出。火星嚇了一跳轉過身，還來不及舉起腳掌防衛，黑影就重重撲在他肩膀上，將他擊倒在地。

火星使盡全力想翻身，企圖用他的後腳把攻擊者踢開。他看到上方的攻擊者有著寬大結實的肩膀、大大的頭上有深色的虎斑條紋和閃亮的琥珀色眼睛……

火星咬著牙，後腿更使勁地猛踢。突然一隻前掌猛然揮向他，他往後退縮，等著被襲擊。

突然間，壓住他的重量消失了，那隻虎斑貓跳開發出勝利的嚎叫聲，「你不知道我在那裡對不對？」他說道，「怎麼樣，火星，承認吧！你完全不知道。」

火星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抖掉身上的草、種子、青苔屑。「棘掌，你這個大塊頭。你快把我壓得像樹葉一樣扁。」

「我知道，」棘掌的眼睛閃閃發光，「如果真的是入侵者影族，現在你早就變成烏鴉的食物了。」

「我想也是，」火星用尾巴尖端觸碰他的肩膀，「你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完全隱藏自己氣味這點非常棒。」

「我一離開營地就先到一株潮溼的羊齒叢裡打滾，」棘掌解釋後，突然變得很焦慮，「我通過測試了嗎？火星。」

火星猶豫了一下，努力把關於棘掌父親的記憶推開。當他看著這隻年輕的見習生，很容易就聯想到那有著同樣寬闊的肩膀、深色虎斑毛皮、琥珀色眼睛的貓，那隻曾經背叛雷族、想自己成為族長的貓。

「火星？」棘掌催促著。

火星甩開腦中那有如纏人蜘蛛網的過去，「是的，棘掌。那是當然，誰也沒你做得好。」

「謝謝你，火星！」棘掌琥珀色的眼睛閃閃發亮，尾巴高高地舉在空中。當他們走回雷族營地時，棘掌回頭望了一眼影族的邊界，「你想褐掌的見習生訓練是不是也快結束了？」

褐掌是棘掌的姊姊，出生於雷族，但是她在這裡找不到歸屬感。她受不了那些對她不信任的貓，他們總是忘不了她是虎星的女兒。當她的父親當上影族族長時，她離開雷族去投靠他。火星總覺得自己對不起她，他知道棘掌非常想念她。

「我並不清楚影族的訓練方式，」他謹慎地回答，「但是褐掌是和你一起開始接受訓練的，所以現在應該也快要成為戰士了。」

「希望如此，」棘掌說，「我知道她會是一個很棒的戰士。」

「你們兩個都是。」火星告訴他。

在回程的路上，火星覺得似乎每一處幽暗的低窪地、每一株羊齒叢或蕨叢都隱藏著一雙琥珀色的眼睛。不管虎星多麼罪大惡極，他都會以他的兒女為榮。他的死法是那麼恐怖，九條命一次被鞭子的利爪取走。那隻壯碩的虎斑貓現在正看著他們嗎？應該不會是來自星族，因為火星從來沒有在夢裡見過他；而雷族的巫醫煤皮，也從來沒說她跟星族分享舌頭時看過他。這種利用戰士守則滿足一己私慾、冷血無情的貓，會不會有另外一個地方是他們死後去的。如果真有這樣的幽暗之路，火星希望自己絕不會踏上這一步——他這活力充沛的見習生也不會。棘掌在火星身邊像隻小貓一樣蹦蹦跳跳地穿過草地；他應該已經擺脫掉父親留下的陰影了吧？

當他們走下山谷朝營地走去，棘掌突然停下腳步，神情嚴肅地問道：「我真的通過測試了嗎？我真的有資格——」

「成為一名戰士？」火星猜他會這麼說，「是的，你通過了。我們明天就為你舉行儀式。」

棘掌恭敬地點頭，「謝謝你，火星。」他說，「我不會讓你失望的。」他帶著炙熱的眼神，往空中一躍而起，一口氣衝下山谷，在金雀花隧道口等待。火星愉快地看著他，那種感覺他還記得，感覺自己的四肢似乎充滿用不完的力氣，好像可以永遠在森林裡不停奔馳。

「你最好睡一下，」他走向他的見習生提醒道，「明天晚上你必須守夜喔。」

「如果你一定要我去睡的話，不過火星……」棘掌猶豫了一下，爪子在沙地上磨蹭，「我想先去幫你弄些生鮮獵物來。」

「不用了，去睡吧，」他的族長告訴他，「你太興奮了，如果現在有隻狐狸要吃掉你，你都還不知道呢！」

棘掌這才揮動尾巴，匆匆穿過金雀花隧道進入營地。

火星在營地外逗留一會兒，趴在一塊平坦的岩石上，用尾巴兜住腳。除了微風中樹葉的沙聲和矮樹叢中獵物細碎的脚步聲之外，什麼也沒聽到。

與血族那場戰役的陰影仍籠罩在各族間；即使過了一季之後，森林裡的貓聽到樹枝斷裂的聲音還會嚇一跳，看到陌生的貓也會不顧一切地把他們趕走。大家甚至不敢離兩腳獸的地盤太近，深怕有血族的餘孽潛伏其中。但是現在，五個月過去了，雷族發展得欣欣向榮，明天將會

有一名新的戰士誕生，而見習生雨掌、煤掌、栗掌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後也表現良好，假以時日他們將會成為優秀的戰士。火星每天看到他們就會想起他的第一任副族長白風暴，他在與血族殘忍的副族長骨頭作戰時犧牲了。火星到現在還會為這位白毛老戰士的死憂傷不已。

他的心思完全沉浸在對老友思念，頃刻間他意識到自己聽到了一個微弱的聲音：一隻貓穿過矮樹叢的腳步聲。他跳了起來，四下張望，但是什麼也沒看到。

他還沒來得及坐下，又傳來同樣的聲音。這次火星及時回頭一望，看到了一隻淡色身影的貓站在山谷上方。

我在作夢嗎？是白風暴從星族來看我了嗎？

但是這隻貓比白風暴還嬌小，而且灰色毛皮上帶有白色斑塊。他直視著火星，眼光幽暗而真誠，好像想要告訴他什麼一樣。難道是隻無賴貓？還是更糟——是血族死灰復燃，又要再度入侵森林？

他一躍而起，預備朝陌生貓的方向疾馳而去。就在他起身的那一剎那，那個身影消失了。火星在岩石間四處搜尋，卻找不到對方的蹤跡，甚至連個腳印也沒有。但是他聞到空氣中有一股淡淡的、不熟悉的氣味，幾乎埋沒在雷族營地的氣息中。

火星慢慢地沿原路走回去，再度坐在岩石上。此時他提高警覺，凝視森林中的幽暗之處，但是他再也沒見到那隻陌生灰貓的蹤影。



第二章

火星還在原地等待那隻貓的出現。天空開始烏雲密布，遮蔽星光，大顆雨滴落在山谷的岩石上，很快變成了傾盆大雨。火星擠過金雀花隧道走進營地，穿越空地跑進他在高聳岩底下的窩。

地衣簾幕裡的窩是乾的，新鮮苔癬和蕨葉堆成柔軟的一堆，顯示已經有見習生來幫他換過床鋪。火星甩掉身上的雨水，蜷伏著並用尾巴覆蓋在鼻子上。在雨水打在窩外地面的叮咚聲中，他很快就進入夢鄉。

雨聲漸遠，火星睜開眼睛時感到徹骨的寒意。他那溫暖的窩穴與熟悉的雷族氣味都消失無蹤。此時他被濃霧團團圍住，環繞他的濃霧漸漸散開，顯現出一片荒涼的沼澤地。他感覺到腳下踩的是堅韌有彈性的草地，一開始他以為這裡一定是風族的領土，但是後來他發現自己根本沒有來過此處。

「斑葉？」他對著濃霧大喊，「妳在這裡

嗎？星族有什麼訊息要告訴我嗎？」

然而他卻沒見到這隻美麗玳瑁貓的身影。她曾經是雷族的巫醫，經常來到火星的夢境裡，但現在卻完全聞不到她一絲甜美的氣息。

相反地，他聽到一陣微弱的聲音，遙遠而模糊。他拚命想要聽清楚，突然間，他從耳朵到尾巴感到一陣毛骨悚然，那是一聲慘烈無言的哀號以及許多貓兒恐懼痛苦的叫聲。他愣住了，正準備逃跑時，聲音卻越來越響亮，只見一些模糊的身影，似乎在霧中朝他移動，但在他看清楚之前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只剩一股不熟悉的氣味飄盪在空中。

「你們是誰？」他喊著，「你們要做什麼？」

依然沒有任何回應，很快地那人毛骨悚然的哀號也逐漸淡去。

火星感覺到東西戳他一下，抖然嚇了一跳。他一睜開眼就看到溫暖的黃色陽光斜射進窩裡，照耀在伴侶沙暴的淡薑黃色毛皮上。

「你還好嗎？」她問道，「你睡覺的時候動來動去的。」

火星吭氣一聲坐起來，全身的肌肉僵硬，好像真的經歷了一場在荒涼沼澤的長途跋涉。「只是做了一場夢，」他低聲說道，「我沒事的。」

「看，我幫你拿新鮮獵物來了，」她把那癱軟的田鼠推向他，「我剛剛才獵到的。」

「謝謝。」田鼠溫暖的氣味讓他口水直流，肚子也開始變餓。他低下頭，兩三口就把獵物吞進肚。

「好一點了嗎？」沙暴的綠眼眸中閃過頑皮的神色，「這就是你縱容年輕的貓襲擊你的教

訓。」

火星用尾巴尖端彈了她的耳朵一下；很顯然的，棘掌成功通過測試的消息已經傳遍整個營地。「嘿，妳要知道，我還沒那麼老。」夢裡的陰霾在陽光下一掃而空，他離開床鋪，很快梳洗一番。「巡邏隊都回來了嗎？」

「最後一組剛回來。」一個身影從入口閃過，火星看到他的副族長灰紋就站在窩外。「狩獵隊抓到好多獵物，刺爪帶著見習生去收集帶回。有事要找他們嗎？」

「不急著現在，但是我知道他們有沒有發現什麼。」火星回答。用尾巴示意灰紋進來，他想起前一天晚上在山谷裡見到的那隻陌生的貓，警戒地問道，「我們的領土上有沒有發現任何無賴貓的蹤跡？」

灰紋搖搖頭，「沒有，一切都很平靜。」他眯起黃色雙眼關切地問，「火星，有什麼事情困擾你嗎？」

火星猶豫著。他的老朋友這麼了解他，連他有心事都知道。但火星認為現在並不是和他分享夢境以及他在山谷見到那隻貓的好時機。

「沒事，我還好，」他回答，努力把那隻陌生灰貓拋諸腦後，「棘掌昨晚測試時表現出色，他成功地在影族邊界襲擊我。走吧，」他對灰紋和沙暴說，「等見習生回來以後，我就要舉行命名儀式。」

他帶頭走到窩外，跳上高聳岩。這時已經停雨，樹林上方的天空一片蔚藍，偶有幾片白雲掠過。耀眼的陽光從水窪折射出來，營地四周的圍籬都掛著閃亮的水珠。此時刺爪從金雀花隧

道走進來，後面跟著他的見習生煤掌，他倆都滿載著獵物歸來。沒多久，雲尾、雨掌和栗掌也一起回來了。

火星發出一聲嚎叫，「所有能自行狩獵的成年貓都到高聳岩底下集合。」

火星看著岩石下方族貓們所捕獲的獵物，一份榮耀感油然而生。三位見習生從獵物堆那裡衝過來，坐在靠近高聳岩底部的地方。他們興奮地不停說話，或許正想像著有一天也成為戰士的樣子。在被火燒得剩下空殼的坍塌樹幹旁，斑尾帶著其他長老從窩裡出來。巫醫煤皮也從通往巫醫窩的蕨葉隧道口出現，一跛一跛地走到蕨毛、柳皮和鼠毛旁邊坐著。

火星看到亮心從育兒室裡走出來。她在當見習生的時候曾經被野狗所傷，半邊的臉被撕毀。而現在的她已經大腹便便，就快要生產了，那模樣看起來真是快樂無比。她慢慢地穿過空地走向伴侶，雲尾正在獵物堆附近，這隻白毛戰士用他的鼻子深情地碰觸著她的耳朵。

隨後蕨雲也帶著她的兩個孩子出來，他們興奮地尖叫一聲，衝到附近的一個水窪。

「小潑！小蛛！立刻回來。」蕨雲斥責他們。

這兩隻小貓就在水窪旁邊坐下，一直瞄著他們的母親，還不時地伸掌去拍水。他們的父親塵皮走過去，嚴厲地對他們說了些話，然後再坐到蕨雲身邊，火星看了覺得很好笑。還不到一個心跳的時間，一隻小掌又迅速伸出。

「小蛛！」塵皮大喊，連火星都聽到了，「我剛才跟你說什麼？」

兩隻小貓看了父親一眼，然後蹦蹦跳跳地跑開，小小的尾巴還高舉在空中。不久小潑發現地上有顆溼溼的青苔球，他用一隻腳掌把球勾起來向弟弟丟去；小蛛一閃，那顆青苔球從他頭

上飛過去，正好打中斑尾的胸前。這隻虎斑長老跳了起來，用一隻腳掌拍拍胸前的毛，發出憤怒的嘶嘶聲。雖然斑尾的脾氣不太好，可是火星知道她絕對不會傷害小貓，然而小蛛和小潑可不這麼認為。他們把身體貼著地面往後爬，乖乖地坐在父母身邊。

火星沒有注意到棘掌已經從見習生窩裡出來，正走向岩石底部；因為火星是他的導師，所以此刻由副族長灰紋代替火星，陪同他接受戰士命名儀式。他深色的虎斑毛皮整理得光潔亮麗，琥珀色的眼睛嚴肅地仰望著他的族長。

火星從高聳岩上跳下來，走向他，他看得出來在棘掌嚴肅的表情下有著幾乎隱藏不住的興奮之情。他明白這個儀式對他的見習生意義有多重大；不知道棘掌有沒有懷疑過自己能否被雷族接受，成為一名真正的戰士。

火星開始發表在這森林中的無數歲月裡對每位見習生說過的話，「我，火星，雷族族長，懇請戰士祖靈庇佑這位見習生。他接受過嚴格的訓練，完全恪遵你們崇高的守則，因此，我在此鄭重推薦他成為戰士。」他迎向棘掌的眼神，繼續說道：「棘掌，你願意遵守戰士守則、保護雷族，甚至不惜犧牲生命嗎？」

「我願意。」沒有任何貓質疑棘掌說的話。

「那麼在星族的見證下，」火星繼續說，「我要授與你戰士名。棘掌，從現在開始，你的名字是棘爪，星族將以你的勇氣和忠心為榮，歡迎你成為雷族的全能戰士。」

當火星提到忠心的時候，棘爪睜大雙眼，因火星這話語背後的含意而全身毛髮豎立。

火星從來沒有懷疑過棘爪對戰士守則的忠貞，但是要他信任虎星的兒子，他的確有過掙

扎。他發現一些貓在竊竊私語，好像也了解為什麼他要在棘爪的戰士儀式中用忠心這個字眼。火星向前，用鼻子輕抵棘爪的頭，感覺到新戰士興奮得微微發抖，棘爪回舔他的肩膀，然後後退一步，眼中閃爍著光芒。

「棘爪！棘爪！」

夥伴們用棘爪的新名字向他道賀，儘管他是虎星的兒子，他在族裡還是非常受歡迎，大多數的貓都很高興他終於成為戰士。

火星後退幾步，眼光飄向幾條尾巴外不遠的水窪，就是剛才小潑和小蛛玩過的地方。此時那灘水靜止不動，像是放在地上的閃亮圓盤，倒映著一朵奇形怪狀的雲……

火星眨眼一看，那並不是雲，那是一張貓的臉：一隻淡灰色的貓，身上帶有白色塊，大大的水藍色眼睛，直盯著他看。那股他在山谷裡聞到的陌生氣味又飄向他。

「你是誰？」火星低聲說道，「你要做什麼？」

突然傳來一陣興奮的尖叫聲，小潑高高躍起往水窪中間一跳，濺得周圍的每隻貓一身是水，也弄碎了水中的影像。

火星抬頭仰望，山谷上方的天空蔚藍無雲。他有些尷尬地四下張望，希望自己對著水窪說話的時候沒被看到。然而當他望著圍住棘爪的族貓時，就是擺脫不了腦海中那隻灰貓的臉。



火星領著黃昏巡邏隊到松樹林和兩腳獸地盤，他依然擔心血族對這一帶領土的潛在威脅。

等他們回營的時候，夜已經深了。當他從金雀花隧道走進營地，發現棘爪就獨自坐在空地中央。

「他今晚一定得熬過去，」沙暴同情地低聲說，「他昨晚和你出去做測試之後又太晚睡；今天整個下午又跟灰毛和灰紋去狩獵。」

「他沒事的，」火星回答，「所有新戰士的第一晚都要守夜。」

「這樣我們大家才可以好好睡上一覺。」另一個巡邏隊的成員雲尾伸了個懶腰，又打了個呵欠。

火星讓他的伴侶和親人直接去獵物堆，自己則穿過空地走向棘爪，「一切都還好嗎？」他問道。

棘爪點點頭。根據傳統，新戰士在守夜的時候不能講話。很顯然他非常引以為榮，也非常認真地看待他的新任務。

「很好，」火星說，「一有狀況要馬上來找我。」

棘爪再度點點頭，注視著荊棘隧道。火星回到自己的窩，蜷伏在床舖上，但是一閉上眼睛，發現自己又回到那濃霧瀰漫的沼澤地，貓兒的嚎叫聲又在耳畔響起。不！他不能再忍受又要花一個晚上，無可奈何地聽著那恐懼的叫聲。

火星掙扎著爬起來，搖搖晃晃地又走到空地。棘爪仍然獨自坐在那裡守夜，沙暴正穿過空地朝戰士窩走去。她一看到火星就轉向，朝他走過來。

「有什麼事？」她問，「你睡不著嗎？」

「只是有點煩而已，」火星回答，他也不想讓沙暴知道有關夢境的事，「我想出去走一走。」突然間他非常希望有她的溫馨相伴，於是接著說，「妳要跟我一起去嗎？」

他相信自己一定流露出急切的眼神，沙暴立刻點點頭。她和他一起穿過空地，跟著他走出金雀花隧道。

火星無意識地走向陽光岩，就是在雷族和河族之間，一條邊境小河旁的那堆平滑灰色巨岩。

他們爬向其中一塊岩石並肩而坐，看向映照著星光的河水潺潺流過。

片刻之後，沙暴打破沉默，「你在擔心棘爪嗎？你不曉得讓他成為戰士到底對不對，是嗎？」

她的問題讓火星感到驚訝，難道大家都還以為他無法信任棘爪，就因為棘爪父親的原故？驚訝後隨之而來的是罪惡感，因為這樣的想法非常接近事實。

「不，」他試著用堅定的語氣回答，「棘爪和他父親是不一樣的貓。」

幸好，沙暴並沒有再繼續追問他心裡想什麼，只是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她的氣息縈繞著他，就這樣一起看著映照著星光的河流。

火星原以為可以從她的撫觸中得到安慰，但是他還是無法擺脫腦中那些驚懼貓兒的嚎叫聲，也忘不了他在水窪看到的倒影。他往下俯視河流，看著滾滾河水漫過半露水面的岩石……不，他發現那並不是岩石，他恐懼地豎起毛髮。那是貓，拚命游泳的貓，他們用腳掌攪打河水，溼透的身體被漩渦拉扯著。

他眨眨眼，影像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眼前看到的，就只有流向無邊無際的滾滾河水，閃爍的星光陷落水底。

偉大的星族！他心想。我是怎麼了？